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五

藝術傳

元

田忠良

靳德進

張康

李杲

孫威拱

阿喇卜丹

伊斯瑪音

阿爾尼格劉元

帕克斯巴

丹巴

必魯匝納實哩

丘處機

張宗演

張留孫  
蕭輔道

吳全節  
李居壽

鄺希誠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好學通儒家  
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之世祖遣使  
召至帝視其狀貌顧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  
為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曰  
雞卵視之果然帝喜又曰朕有事縈心汝試占之曰當  
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遣奉御送至司天台給  
筆札命秉忠試星厯遁甲諸書司天諸生鮮有及者詔

官之司天帝曰朕用兵裏樊累年不決奈何忠良對曰  
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阿爾哈雅奏請益兵十萬渡江  
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曰濟帝御幄殿侍  
臣甚衆顧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  
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  
笑曰此巴延也為西王錫里庫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  
識朕心七月十五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曰三公其  
亡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帝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

否忠良奏曰明年正月當奏捷矣至期果取鄂州車駕  
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寢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  
和爾果斯率衆往視之比至山陵如故俄叛兵大至圍  
之三匝忠良引衆夜歸敵殊不覺海都犯邊遣皇子北  
平王諾摩歡丞相安圖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  
帝不悅及諸王錫里濟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  
良曰誠如汝言汝可祀神致禱曰無事於神皇子未年  
當還後果然車駕駐隆興北忠良奏曰錫里濟之叛以

安圖之食不彼及也今宿衛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饑竊  
有怨言矣帝怒答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命為太常丞少  
府為諸王昌通建宅於太廟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  
之帝以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  
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敕中書闕道  
有事於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麩為  
犧牲後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將征日本命擇日出  
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請建大社於

朝右建郊壇於國南遷太常卿大德元年升昭文館大學士兼太常太卿成宗崩阿古台等懷異謀將奉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古台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從既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至自懷州潛與密謀誅阿古台等武宗即位進大司徒延祐四年卒追封趙國公諡忠獻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父祥師事陵州郝溫兼

善星厯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初劉敏行省燕京辟祥寘幕下時藩師得擅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卒諡安靖德進材辨幼讀書通大義父歿益自刻勵尤精星厯之學世祖命太保劉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以選授天文星厯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沴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祕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納顏揆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



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又奏言叛者多惑於妖言致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一人帝從之著為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遣德進從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日無不驗者成宗即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館太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都城以菽苜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踴貴民力幾何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敕中書自今凡集

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尋以病丐閒仁宗時在東宮特  
令中書加官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  
授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領太史院事力  
辭不允以疾卒追封魏國公諡文穆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早孤力學旁通術數  
宋亡隱衡山中至元十四年世祖遣崔或祀南嶽就訪  
隱逸或兄湖南參政崔斌言康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  
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詣上都見帝親試所學皆驗授

著作郎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  
一理良宮主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來春  
京城當有盜兵事干將相明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  
哈瑪特等帝欲征日本命康推之奏曰南國甫定民力  
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遂罷兵嘗賜太史院  
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歸田里優詔  
不許終祕書監丞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貧雄鄉里幼歲好醫易人張

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  
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為京  
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  
欲裂飲食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無效杲視之曰病深  
矣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  
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  
以羣陰之劑投之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  
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

杲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  
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水病隱於經  
絡之間或更以大熱藥掇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有  
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如其言而愈馮叔獻之姪  
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  
氣湯下之已煮藥而杲適從外來切脈大駭曰幾殺此  
兒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脈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  
此傳而為陰證矣今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

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骹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當時皆以神醫目之所著

書今多傳於世云

按蘇輔通志載杲所著有東垣十書

孫威渾源人幼沉鷲有巧思授雲中義軍千戶以驍勇稱善為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授順天諸路甲匠都總管從攻邠乾等州突

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吾甲冑計乎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蒐簡工匠為名多所全活卒贈神川郡公諡忠惠子拱初為監察御史後襲父職巧思如其父嘗別製疊盾其法張則為盾斂則合而易持世祖以為古所未有丞相巴延南征以甲冑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天河間甲匠先期畢工具象獅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大德九年累官益都路總管卒贈神川郡公諡文莊

阿喇卜丹回回氏西域穆薩里人至元八年世祖徵礮  
匠於宗王額魯布格玉以阿喇卜丹伊斯瑪音應詔二  
人馳驛至京師給官舍命首造大礮豎於五門前試之  
大軍渡江平章阿爾哈雅遣使求礮手命阿喇卜丹往  
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授回回礮手軍匠副萬戶  
皇慶元年卒

伊斯瑪音回回氏西域實喇人與阿喇卜丹同徵至京  
從攻襄陽未下伊斯瑪音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



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深七尺許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以功授回回礮手總管

未幾卒子布伯襲職

按大學衍義補云此造礮之始世因曰襄陽礮考唐書李光弼作

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即此制度

阿爾尼格尼博囉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巴勒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長善畫塑及鑄金為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帕克斯巴建黃金塔於吐蕃尼博囉國選匠百人往成之阿爾尼格年十七請行

帝師竒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  
祝髮受具為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  
國得無懼乎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  
問汝來何為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  
彼土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故不遠萬里為生  
靈來耳又問汝何所能曰臣以心為師頗知畫塑鑄金  
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檝使宋  
時所得歲久闕壞汝能新之乎曰臣雖未嘗為此請試

之像成關鬲脈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悅服凡兩  
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為七寶鑄鐵法輪車駕行幸用  
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皆織錦為之圖畫弗及也授人  
匠總管詔返初服領將作院事寵遇無與為比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太師涼國公上柱國諡敏慧有劉元者字  
秉元薊州寶坻人始為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  
非一後從阿爾尼格學西天梵相亦稱絕技當世祖時  
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

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謂其造意得三  
聖人之微仁宗兩賜宮女為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  
從嘗敕元非有旨不許為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  
東嶽廟元為造仁聖帝像巍然有帝王度其侍臣像乃  
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  
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  
臣者遽走廟中即日成之觀者咸歎異焉其所為西番  
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搏換者慢

帛土偶上而髻之已而去其土髻帛儼然成像云

帕克斯巴者土番薩斯嘉人足克衮氏也

按書史會要作帕克斯巴

土波國人

相傳自其祖多爾濟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

餘世帕克斯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

人號為聖童少長又稱曰巴喇密特年十五謁世祖於

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及即位尊為國師授玉印命

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

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

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主至元六年新  
字成詔頒示天下加號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留  
之不可乃以其弟琳沁嗣建大護國仁王寺居馬十六  
年帕克斯巴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  
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  
帝師命印造其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十九  
年造帕克斯巴舍利塿延祐五年更建殿於大興教寺

給鈔萬錠

自命印造至此據  
世祖仁宗本紀增

至治初詔郡縣建廟通祀

其制視文廟有加泰定元年頒繪像於各行省為之塑像琳沁嗣為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達爾瑪巴拉實哩嗣二十三年卒伊特扎實琳沁嗣三十一年卒策喇實巴鄂爾嘉勒嗣元貞元年賜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年扎克嘉勒燦嗣又明年卒多爾濟巴勒嗣皇慶二年卒泰爾節扎實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恭噶諾爾布喇實嘉勒燦巴勒藏布嗣至治三年卒班珠爾戩藏嗣泰定

二年卒恭噶伊實巴鐘喇實嘉勒燦巴勒藏布嗣賜玉  
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年扎克策喇實  
嗣帕克斯巴時又有國師丹巴者一名袞扎克喇實西  
番托果斯塔瑪人幼從西天竺果達木實哩傳習梵秘  
得其法中統間帕克斯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  
而立下又嘗呪飯投龍湫頃之竒花異果上尊湧出波  
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僧格力  
請西歸既復召還謫置潮州時樞密副使頁特密實鎮



潮州其妻得奇疾丹已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  
為頁特密實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成宗疾禱之  
過愈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丹已  
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  
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  
殿無虞大德七年卒

按輟耕錄云大德間德壽太子病  
瘳堯卜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

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答  
曰佛法猶如燈籠風而至乃可滅燭盡則無如之何矣

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帝師其後又有必魯

匝納實哩者初名嘉勒幹密迪哩北庭噶瑪拉國人自幼熟輝和爾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受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緡譯諸梵經典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嚕匝納實哩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者帝遣視之必嚕匝納實哩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字與貢物數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賫重譯書無

少差者衆服其博識竟莫測其所從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稟餼俾得以養母焉至治三年特授沙津阿古齊且命為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三年與安西王子伊嚕特穆爾等謀為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有司籍其家得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

舍書畫玩器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云元起朔  
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險遠民獷悍  
難制思因其俗以柔服其人乃於郡縣土番地設官分  
職盡領之於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為副  
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帥臣以下亦必僧俗  
並用軍民皆屬統理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  
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  
至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每帝

即位之始降詔褒答必敕章佩監絡珠為字

按輟耕錄云累朝踐

昨必布告天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其字於青繒而繒以白絨網以真珠其御寶則純用珊瑚遣使張於帝師所居處所

載較詳

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

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濟遜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特穆爾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

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  
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其昆弟子姓  
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恭噶伊實噶  
將至紹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索諾木藏布遂尚公  
主封白蘭王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者前後相望  
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氣燄熏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  
言有嘉木揚喇勒智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  
故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受獻

美女寶物無算且攘民田畝盜取金銀珠玉動以數萬計他所藏匿未露者弗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捽諸地捶扑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哈喇巴爾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取旨凡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賴仁宗居東宮亟奏寢其令泰定

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迫逐男子姦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



者用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黜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必實噶勒等莫不假是以追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姦之徒貪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雖歲舉好事亦奚裨於享

國長久之道論者謂元之亡實亡於僧云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通姦利焉

丘處機登州栖霞人自號長春子

按觀耕錄云字通密祖父業農世稱善門

元史本傳不載

年十九為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

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奈曼命近臣徹伯爾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

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至處機乃與弟子十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趨使再至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皇子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按韋耕錄云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元史本傳不載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

雷天威也人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畏天威明孝道以導有衆太祖善之時經喪亂民懼俘戮無所避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大河南北由是被掠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為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所居名長春宮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大液池

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推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其徒尹志平等奉璽書襲掌其教四傳至祈志誠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圖嘗過訪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圖感其言故自入相一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後安圖復被召再往決焉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圖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

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

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

祖歎異之其徒苗道一嗣全真教

其徒句從續  
宏簡錄增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州

龍虎山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

江南遣使召之至

按世祖本紀至元十二年四月召四  
十代天師張宗演赴闕在未平宋以

前傳又作三十  
六代彼此互異

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

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報朕曰後

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  
宴特賜冠服命主領江南道教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  
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二十九  
年卒子與棣嗣三十一年入覲卒于京師元貞元年弟  
與材嗣時潮嚙鹽官海鹽兩州為惠特甚與材以術治  
之一夕大雨震電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裔  
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於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  
主主領三山符錄武宗初入覲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

留國公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時有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為道士至元十三年從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順聖皇后得危疾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問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中宮之疾



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進觀之果如夢中所見帝大悅號為上卿命尚方鑄寶劔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居之專掌祠事十五年授玄教宗師特官其父至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帝意每歲此下至祭斗時據世祖本紀增於長春壽寧二宮命作醮事奏赤章於天或五七晝夜又嘗命祀星祭斗大德中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武宗

立升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即位猶恒誦其言且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英宗初命修法事於崇真宮至治元年卒天歷元年追贈道祖神應真君其徒吳全節嗣全節字成孝

按書史會要云號開闢

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

道龍虎山後從留孫至京師成宗每幸上都命給廬帳車馬衣服稟餼俾侍行幄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既

嗣職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  
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  
印二并授之全節嘗代祀嶽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  
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為  
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  
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  
事叵測全節力為言於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致仕  
去當時以為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

節蓋有力焉泰定三年

此下至諸山據泰定帝紀增

命修醮事於龍

虎三茅閣皂諸山生平好與賢士大夫交其推轂善類振窮周急頗有俠氣卒其徒夏文泳嗣元時真大道教者金季道士劉德仁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為要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五傳至酈希誠居燕京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又三傳至張志請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沖妙玄

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  
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其上虎皆避徙然頗為人害志清  
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廬舍  
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少損焉朝  
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  
居簡出時人罕識其面兢畫為圖以相傳焉又有太一  
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把珍傳太一三元法錄之術  
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

召至和琳賜對稱旨留居官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  
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於兩京命居壽居之  
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法十三年賜  
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六年辛丑以月直元辰敕居  
壽作祠醮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事畢敕自明年正月  
朔建醮長春宮凡七晝夜歲如例以居壽為主焉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八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六

佞幸傳

臣等謹案佞幸之徒便辟側媚巧竊事權階厲名亂與女寵宦官同禍通志特立佞幸傳蓋沿史漢例為之考唐書無佞幸傳今取張易之昌宗二傳補入五代史遼史並有伶官而無佞幸今取敬新磨羅衣輕等改入以符鄭志之例宋金二史采諸

舊文元史則仍其闕焉

唐

張易之

昌宗

張易之尚書左僕射行成族子美姿容幼以門蔭任累  
遷尚乘奉御既冠通音技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  
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  
中傅粉衣紈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  
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

駝馬牛充入之尋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追贈父雍  
州司戶希臧為襄州刺史母韋母臧並封太夫人不自  
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  
親執轡箠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  
常侍

舊書作左  
散騎常侍

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擣博爭道

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后思掩醜聲  
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  
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譏三教珠英累加昌宗司僕卿易

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為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恆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頗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劾奏二張舉反為所構誣元忠結太子為耐久朋引鳳閣舍人張說為證翌日廷辯皆不讐然元忠猶竄嶺南說亦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己參鞠彥範等奏昌宗兄弟贓四百萬法

當解職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  
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  
大者也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長安未  
后久疾居長生院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日夜引支黨  
謀為不軌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御史中  
丞宋璟亟請按治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昌  
宗應原璟執奏當斬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  
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

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鬻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

五代

敬新磨

周匝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敬新磨者以善俳事唐莊宗莊宗既好俳優能度曲為優名自目曰李天下伶人由此用事常獵於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將殺之新磨率諸伶擒縣令

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  
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空此地以備吾天  
子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  
大笑縣令乃得免新磨常奏事殿中一犬逐之新磨倚  
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大怒彎弓將射之  
新磨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  
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  
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乃釋之時諸伶獨

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

周匝莊宗嬖伶也胡柳之戰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而封賞未及今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



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  
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

景進與史彥瓊郭從謙莊宗時並見親倖而進尤居中  
用事常出入宮掖侮弄搢紳軍機國政皆與參決羣臣  
憤嫉莫敢言或反相附託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莊宗遣  
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  
皆屏退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  
唐故宮室嬪御未備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

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魏王繼  
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  
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  
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  
因而殺之朱友謙先以梁河中降晉及莊宗入洛伶人  
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  
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  
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

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  
自留守王正言而下俱俛首承事之時郭崇韜以無罪  
見殺天下未知其死也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崇韜  
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  
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詔彥  
瓊殺之彥瓊夜半馳出城鄴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  
韜之殺繼岌也已弒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

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遂劫趙在禮作亂在禮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兵遁歸京師在禮之得入於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啟而縱之也

郭從謙優名門高以嘗有軍功為從馬直指揮使拜崇韜為叔父又為皇弟存乂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二人冤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

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又崇  
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  
曰帝以王溫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  
李嗣源兵反向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  
至萬勝不得進軍士離散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拒四  
月丁亥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  
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  
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之亂兵縱

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  
帝帝傷重踏于絳霄殿廊下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  
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  
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

按明宗入

洛兵力甚盛無難誅一從謙乃反寵以刺史既久而後殺之蓋明宗方幸從謙先為舉事是以加之寵秩及事已定而畏忌物謙始袒晉患殺里克之術以求解於東口非如胡寅畏其兵眾難圖之說也伏讀通鑑輯覽仰批責明宗于從謙初無殺之心而審已度世知為清議所不容姑藉此憲跡誠為千古不易之論恭錄識之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七

佞幸傳 二

宋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鄭昌嗣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覲 龍大淵

張說

王抃

姜特立

譙熙載

弭德超滄州清池人給事晉邸太宗即位補供奉官歷  
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  
月頭銀德超乘間言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心  
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  
餒死矣又巧誣彬他事帝頗疑之出彬為天平軍節度  
以德超為宣徽北院使與王顯並秉樞密副使德超譖  
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為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  
同先授班在其上居常怏怏一日詬顯及禹錫曰我言



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  
我上又曰帝無守執為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太宗怒命  
膳部郎中滕中正就鞫具伏詔奪官職配瓊州死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  
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  
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授殿直遷崇儀副使雍熙中  
累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  
橫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

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太宗遣  
近臣案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  
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遂下詔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  
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復用因奏其不法事又語言  
不遜指斥乘輿太宗怒令中使嚮殺之

趙贊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吏與都  
校不協因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稍署贊右  
職太原平隸三司為走吏又許本司補殿直太宗頗任

之遷供奉官閤門祇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發摘甚衆又自乞捕盜至永興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太宗命御史臺按問停贊官數月復令專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太宗以為忠中外益畏其口時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直會置雜買務使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

入奏與贊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事益橫恣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右皆莫敢言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太宗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嗣邀其黨數人攜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聞太宗大怒詔奪贊官配隸房州即日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數日並賜死於路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美風姿目睛如金寡學術多

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參軍編修九域圖  
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言於父執中薦為校書郎遷左  
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寢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  
杻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  
其助已不兩歲擢御史中丞黼因執中進迺欲去執中  
使京顛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  
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為戶部尚書  
時大農方乏將以邦用不給為之罪既而諸班禁旅賚

搗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即諸軍搗大榜期以某  
月某日衆讀榜皆散京計不行還為學士進承旨遭父  
憂閱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  
許將宅在左黼父事梁師成稱為恩府先生倚其聲焰  
逼許氏奪之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  
少宰由通議大夫起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別賜  
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  
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

然稱之既得位肆為邪侈僭擬禁省誘奪徽猷閣待制  
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  
局自兼提頌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  
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  
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京西轉運  
使張汝霖皆以論黜徙遠郡睦寇方臘起黼方文太平  
不以告蔓延彌月攻破六郡及賊平猶以功轉少傅進  
少師初帝遣童貫征臘全付以東南事謂之曰如有急

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因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  
平生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罪已詔且有罷應奉局  
之令吳民大悅貫平賊歸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  
法而貫歸過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問黼黼懼時朝  
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臣多不以為可  
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旬累朝以來彼之慢我多矣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必彊中原故地將  
不復為我有帝以其言遂復治兵然以兵屬貫黼復折



簡通誠于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黼于三省置經  
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  
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歸而奏凱率百僚稱  
賀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花袍騎從儀物幾與親  
王等始遼使至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華侈及黼務于  
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輒陳尚方錦

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

按王黼令金使速至且侈

誇富盛雖未為得而金之生心畢竟不係乎此蓋是時  
會兵滅遼宋寔自取辱亡齒寒之禍金之生心于宋非

待金玉錦繡而已也即待金使迂程示儉如待遼使亦  
宜能消弭後患令金騎之不至哉伏請通鑑輯覽

御批謂史家以使至之速張宴之侈為受病根由

所見怙而且迂誠為千古至論恭錄識於此

黼每陪扈

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  
之鄆王楷有寵黼為陰畫奪宗策皇孫諶為節度使崇  
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取南仲使代草東宮  
辭諶官奏竟奪之欲以是撼搖東宮也帝遇之日隆名  
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為書寵光亭載賡堂凡七榜一  
日妄言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牆穿

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由是黼眷頓息尋命致仕  
欽宗受禪黼惶駭入賀閣門以帝旨不納金兵入汴不  
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  
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  
躍及之戕于民家取其首以獻棄尸道旁帝以初即位  
難于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議者以天討不正為失刑  
朱勔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傭于人梗悍  
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

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蒔園圃  
結游客以致稱譽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閣計  
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京屬郡守呼冲  
至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  
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挾勛與俱以其父  
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  
京諷勛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  
嘉之後歲歲增加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舻相銜遍淮汴

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艮嶽成竒卉異植充物其中勦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

按東

都事畧作王安道與此異

王仲閔等濟其惡豪奪於民士民家一石

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扶牆以出民預是役者中家產悉破斫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必百計取之嘗得太湖石高四丈

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轅州縣道路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充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于帝乃抑其太甚者禁用糧綱船戒伐冢毀室凡十餘事聽勦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勦小戢既而欲廣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充賜予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

逼逐民嗟哭於路遂於私室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  
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  
通刺詣勛園池擬禁縻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  
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  
誅勛為名童貫出師承帝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  
勛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勛復得志聲焰熏  
灼寰人穢夫候門奴事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  
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帝旨略如內侍進

見不避宮嬪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  
進拜寧遠軍節度使一門盡為顯官駟僕亦至金紫天  
下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  
遷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  
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竄之衡州徙韶  
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復貴  
寵至開州團練使尋以覃恩改授武功大夫給事中富



直柔再駁命乃寢既而特授榮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診視有勞特補其子悅道為閣門祇候尋命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力辭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乞致仕以避人言詔遷秩二等累遷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繼先遭遇冠絕人臣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秦檜使其妻特詣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遷昭慶軍承宣使富埒王室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

請為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  
人和好復固帝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  
老劾其十罪大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奪  
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之淵  
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旬金使  
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為避走計陰養惡少私置兵甲受  
富民金薦為閣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誣姊姦淫加之  
黜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此其大者其餘擢髮未

足數也奏入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及孫並勒停放還  
良家子為奴婢者百餘人籍其貲以千萬計鬻其田園  
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淳  
熙八年卒

曾觀字純甫其先汴人用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寄  
班祇候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府知客孝宗受禪大淵自  
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觀自武翼郎除帶御器  
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二人潛邸舊

人待之不可無節因以京房石顯事為比而大淵除知  
閣門事覲除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  
何面目尚為諫官乞賜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  
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既而  
給舍金安節周必大再封還錄黃時張燾新拜參政亦  
欲以大淵覲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燾辭去遂以內祠  
兼侍讀劉度奪言職而二人仍知閣門事必大格除目  
不下尋與祠二人除命亦寢未幾以大淵為宜州觀察

使知閣門事覲文州刺史權知閣門皆兼皇城司羣臣  
既以言二人得罪去自是覲與大淵勢益張士大夫之  
寡恥者潛附麗之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侍御史  
王十朋言大淵銜命撫師有輕國體時又有內侍押班  
梁珂者三人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入  
對首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願特出威斷並行罷去先  
是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闕政著作郎劉夙上封事  
曰陛下與覲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請嚴法守裁

僥倖自宮掖近侍始茂良時為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陰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帝諭以二人皆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杜門不出不預外事茂良再上疏言其姦邪疏入不報茂良待罪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於是遷大淵為江東總管覲為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覲福建乾道四年

大淵死覲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以樞密劉珙諫止命  
遂寢既而覲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  
時覲已至近郊會虞允文使蜀還與俊卿同奏覲不可  
留帝然之未幾以墨詔進覲一官為浙東觀察使中書  
舍人繳還會注大猷為賀金正旦使俾覲副之比還遷  
一秩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閣門吏趣朝辭覲由是快  
快去六年俊卿罷政覲以京祠召淳熙元年除開府儀  
同三司四年覲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帝遣中使至省中

具使相奏補法茂良時以參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法繳進覲大怒遂薦戶部員外郎謝廓然為侍御史首論茂良貶之英州覲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責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六年加覲少保醴泉觀使時周必大草制有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覲用事二十年權傾中外始與龍大淵相朋大淵死與王抃甘昇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其門葉衡旬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官至集英殿修撰奉內祠



皆觀所進也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首言曾觀王抃  
招權納賂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士大夫公然趨附  
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帝感悟遂稍疎觀觀憂恚七  
年疽發背死於是凡前論觀得罪者皆錄贈之

張說開封人父公裕為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軍功說  
以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閣門事  
乾道初為都承旨加明州觀察使七年除簽書樞密院  
事命下朝論不平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恥與說同

命力辭不拜左司員外郎張栻在經筵力言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八年復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詔行下命翰林學士王暉草答詔未幾暉憲並進秩而濟必大等皆貶國子司業劉焯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即為言者所論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

敢櫻之者九年說露章薦濟必大二人皆予郡必大卒  
不出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范仲芑  
究之遂罷為太尉提舉玉隆宮諫官湯邦彥又劾其姦  
賊乃降為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七年卒于湖州帝猶  
念之詔復承宣使給事中陳峴繳之乃止

王林初為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泗唐鄧商秦地議久  
不決金兵至遣林往使許以地易歲貢而還乾道中積  
官至知閤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議國書禮不合林以

宰執虞允文命給其使曰已牒知對境翌日金使乃進  
書帝以為可任遣詣荆襄點閱軍馬淳熙中兼樞密都  
承旨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已而  
殿司輒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掠取民財帝  
專以罪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殿前司事時抃  
與曾覲甘昇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  
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抃等乃命  
晉臣捨抃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

鄭鑑宗正丞袁樞因專對數為帝言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亦力疏忤罪先是忤紹金使取國書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為離席受國書尋悔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忤擅許金使用舊儀帝不懌汝愚因

迎攻忤帝遂出忤外祠不復召

按張端儀貴耳集云孝廟在御每北使進國書

必起御座三步中貴取進至是賀正使至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帝親臨取移時不沃王忤忽起撤國書云駕興北使失儀帝于是喜忤之為捷所載與此互異據傳稱趙汝愚因帝不懌攻忤出外則忤擅許金使之說似為

得實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綬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姜大獠寇泉州特立以一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除閤門舍人命充太子宮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光宗即位除知閤門事與譙熙載皆以舊人用事恃恩無忌憚留正為右相論其招權納賄狀遂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二千緡

為行裝正言臣與特立勢難兩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  
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國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  
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  
軍節度使卒熙載較特立稍廉勤亦為平陽邸伴讀累  
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紹熙中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八

佞幸傳

遼

三

羅衣輕

羅衣輕不知其鄉里滑稽通變一時諧謔多所規諷興  
宗敗於李元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  
人輒割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

觀鼻在否帝怒以毳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譚  
底不是黃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  
帝聞而釋之帝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  
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  
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  
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博羅  
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  
戲清寧間卒

金

蕭肄

張仲軻

李通

高懷貞

蕭裕

蕭玉

胥持國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論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  
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鷗尾有  
火自外入燒內寢幃幔帝徙避別殿命翰林學士張鈞  
草詔罪已有惟德弗類上千天威顧茲寡昧眇予小子

等語肆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人  
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  
以詈主上帝大怒命衛士榜鈞數百不死以手劍釐其  
口而醢之賜肆通天犀帶憑恃恩倖與海陵有惡及篡  
立召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肆不能  
對海陵曰朕殺汝無難人或以我報私怨詔除名禁錮  
而死

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俳優詆諧為

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即位為秘書郎宋余唐弼

按余唐弼宋史作堯弼金史交聘表作唐弼金唐宗  
名宗堯唐弼或因避諱而改傳文訛作康弼今改賀

登寶位且還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

服今以為賜使卿如見而父使退仲軻曰希世寶可惜

海陵曰江南地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

有南伐意每先逢之累遷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海陵

一日召仲軻及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實實入

便殿侍坐謂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

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然有四主南則  
宋東則高麗西則夏能一之乃為大耳海陵曰以何罪  
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  
得為無罪海陵喜曰梁琬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蜀  
之華藥吳之西施所不及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  
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與信俱對曰  
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正隆四年仲軻死  
馬欽仕至國子司業從海陵南伐至和州富埒瑋言舟

小不可濟江名問欽欽曰臣得棹亦可渡也大定二年

除名

按馬欽事蹟互見本傳中金史又別為立傳今刪附于此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海陵累官至參知政事請謁賄賂輻輳其門海陵恃累世彊盛欲大肆征伐以通為謀主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不得一子留侍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繕完不及者皆

聚而焚之二月通進拜右丞括天下官民羸馬在東者  
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官吏  
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夫役詔河南州縣貯  
糧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芻粟無可給即令就牧田  
中食未稼又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不可勝數海  
陵自至通州觀造戰船籍水手三萬餘人民不堪命盜  
賊蠱起白晝公行所過州縣開劫府庫太府監高彥福  
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穎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



海陵惡聞怒杖之自是人不敢言海陵自將分諸道  
兵為三十二軍以太保瓚都為左領軍大都督通為副  
大都督實使專其事正隆六年九月甲午海陵戎服啓  
行十月丁未大軍渡淮癸亥至和州命通督造戰船壞  
民居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築臺江上海陵被金甲登  
臺殺黑馬祭天以羊豕各一投江中明日遣總管阿林  
等率舟師先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對  
射良久兩舟中矢盡遂為所獲亡一明安及軍士百餘

人海陵遂還和州尚書省奏報世宗即位東京改元大定海陵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出素所書示羣臣召諸將帥謀北歸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趨揚州使符寶郎律摩多護神果軍扼淮渡出內箭

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言興師問罪義在予  
伐以招諭宋人宋將王權亦縱所獲軍士齎書數海陵  
罪通奏大怒命焚之亟欲渡江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  
瑋瑋富瑋瑋亡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  
亡者殺其總管軍士益危懼復令運鴉鵲船及糧於瓜  
州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  
營海陵遇弒都督府以南伐計皆通等贊成并其姻戚  
圖克坦永年等皆殺之

高懷貞為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嘗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皆知其志爭進諛說大定縣丞張忠輔言夢公與帝擊毬公乘馬衝過之帝墜馬下海陵大喜遂成逆謀篡立後懷貞累遷禮部侍郎大定二年放歸田里五年起復為定國軍節度使

蕭裕本名揚珠奚人初以明安居中京海陵為留守與

相結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言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  
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  
以從海陵喜遂與謀議既篡立以為秘書監海陵心思  
太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  
反狀并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  
本已死裕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  
名上變海陵既詔天下天下寃之海陵賞誅宗本功累  
拜裕至平章政事進右丞相威福由已勢傾朝廷海陵

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藥師善嘗告以海陵密語為所奏謂有怨望心召戒諭之不以為罪有言裕擅權者海陵不之信以為人見裕勢位生忌嫉乃出其弟左副點檢祚為益都尹妹夫左衛將軍耶律必勒哩為寧昌軍節度使以絕眾疑裕不知以為疑已而海陵弟究領三省事以裕多自用頗防閑之裕疑使備已恐及禍遂與前真定尹蕭馮嘉努博州同知約索女夫和勒博謀立亡遼豫王延禧孫使親信蕭托諾往結西北路

招討使蕭懷忠懷忠謂托諾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使  
來裕乃使其黨前中丞蕭珠展往懷忠問與謀復有何  
人答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朗亦是懷忠舊與朗有隙又  
以珠展嘗上達蘭變事疑其反覆因執珠展收郎繫獄  
遣使上變會筆硯令史布達亦奏約索書使助裕取富  
貴海陵謂布達構誣命殺之執出宣華門點檢圖克坦  
偵得蕭懷忠上變事入奏遇見因止不殺使宰相問裕  
即款伏海陵猶驚愕未信引見親問不復隱諱海陵因

問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領省國王每事頗隄防臣恐不得死謀此幸苟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今臣死亦晚矣海陵復曰自來與汝相好雖有此罪貸汝性命終身守墳壠裕曰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見天下人海陵哭送出門殺之并誅約索及馮嘉努等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為禮部尚書加特進數月為參知政事丁母憂起復



授明安子尚公主賜第一區分賜宗本家貨項之代張  
浩為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正  
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以司徒兼御史大夫  
繼以司徒判大興尹海陵至南京以為尚書左丞相進  
吳國公將伐宋賜羣臣宴即召玉至內閣問曰朕今欲  
伐江南卿以為如何玉諫止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  
因周福免附奏海陵杖浩并杖玉既發南京玉與浩留  
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

產久之起為孟州防禦使世宗戒之曰朕思海陵肆虐

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質成其事豈得專罪汝等今

復用汝當思改過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

烏庫哩素赫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

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玉子德用當升除帝曰海陵

假口於玉以快其毒玉子豈可升除耶

按蕭玉金史舊附宗本傳後今

移置

佞幸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峙人經童出身累調博野縣丞

授太子司倉章宗即位除官籍副監改同簽宣徽院事  
工部侍郎遷尚書進尚書右丞為人柔佞有智術初李  
妃起微賤得幸于帝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帝好色陰  
干以祕術又多賂遺妃左右妃亦自嫌門第薄欲藉重  
外廷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為帝所信任與妃表裏  
箠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錡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  
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走其門時語曰  
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

復亨等十人趨走權門人謂胥門十哲俱宜黜罷奏可  
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復起為樞密副使佐樞密  
使襄治軍於北京一日帝召翰林修撰路鐸語及董師  
中張萬公樓劣鐸曰師中附胥持國進持國姦邪小人  
不宜典軍馬若回日再相必亂天下帝曰朕豈以此人  
復為相耶第邊官使致仕耳尋卒謚通敏子鼎別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八